

李颀集校注

李颀，东川人，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期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一时名辈，莫不重之。工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秀，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多为放浪之语，足可震荡心神。惜其伟才，只到黄绶。故其论家，往往高于众作。

〔唐〕李颀 著 隋秀玲 校注

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颀集校注

[唐]李颀 著
隋秀玲 校注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颀集校注/(唐)李颀著;隋秀玲校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7-215-06223-8

I. 李… II. ①李…②隋… III. ①唐诗-诗集②唐诗-注释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4256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192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唐李頎集目錄

五言古詩

○晚歸東園

裴尹東溪別業裴尹東溪別業

留別王廬二拾遺

光上座節下衆山

題廬道士房

寄焦鍊師

送暨道士還玉清觀

送王昌齡

明正德乙亥（正德十年，1515）刘成德刻本

《李頎集》目錄

刻唐詩二十六家序



夫詩自三百篇以來代有作者至於李
唐而音律始備今流傳者無慮百家元
和以後淪於卑弱無足取者自武德迄
於大曆英彥蔚興含毫振藻各臻玄極
雖體裁不同要皆洋洋乎爾雅矣大家
如李杜有集廣播洞庭徐太宰刻陳杜
而下十二家邇思陵蔣氏刻錢劉而下
十二家翼徐刻行世至如唐初若李嶠
若蘇挺輩盛唐若李願若崔顥若常建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黃貫曾浮玉山房刻本

《李願集》序

序

隋秀玲君《李颀集校注》已成,即将付梓,嘱予为序,予欣然应之。隋秀玲是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 2003 年入校的博士生,报考在福瑞兄门下。福瑞兄 2004 年赴任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之职,诸事繁忙,嘱予代为指导教师,做隋秀玲博士论文的指导工作。隋秀玲选取盛唐诗人李颀为研究对象,其博士论文《李颀研究》,对李颀和他的诗歌做全面系统的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刻苦努力,多所创获,在李颀研究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新进展,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她的这部《李颀集校注》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扩展的新成果。

李颀为盛唐诗人名家,虽声名籍籍,誉高一时,但历代对其生平思想及诗歌作系统研究的人并不多。近代学者对他的一些名篇多所关注,发表过一些研究文章,然而对其生平、经历、交游的研究仍不够系统深入,对其诗作系年及其诗集版本、文字校勘的研究,也少有问津者,更缺乏对李颀有全面系统研究之著作。对其诗集的整理,

虽已有学者出版过一个注释本,但限于当时条件,未能对李颀集的诸版本进行校勘,亦存缺憾。为了给李颀诗歌的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版本,隋秀玲多次到北京、南京、开封等地,对李颀集的各种版本的文字,不但做了详细的辑校,而且对各种版本的系统源流,做了认真细致的考辨,并编绘出李颀集各种版本的源流表,系统地梳理出了李颀集版本流变。在注释方面,隋秀玲在广泛地吸收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补充增益了自己从各种典籍中收集的大量的新的研究资料,使注释内容更加充实。对李颀所交游的一些人物,隋秀玲在其博士论文中多有详细的考辨。其成果在这个校注本中,亦多有体现,比以前的注本有新的突破。此外,对前人有关李颀及其诗歌的评论资料,也广加辑集,分列于附录中或各诗篇之后,给读者在阅读和研究李颀的诗歌时,带来很大的方便。

此书是以明铜活字本为底本,参校了现存的各种李颀集的版本和与李颀诗歌有关的各种唐诗选本和唐诗的总集本,在保留了李颀集善本的原貌的基础上,对李颀的遗诗作了补益,是一个目前李颀集最为完善的本子。明铜活字本是一个以诗体分类的分体本,为了进一步知人论世,隋秀玲还将李颀诗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对李颀集中有行踪可考的诗歌,进行了编年,做了李颀部分诗歌系年表,附录于后,可供读者进一步了解李颀诗歌参考,这是本书对李颀集整理的一大贡献。读者可将此表与注本中的诗歌互相参照,对了解李颀的诗歌所作的时代背景及诗人创作时的具体情况会有所帮助。书中所作前言,对李颀的生平大略、人生理想、宗教思想、人物交游等方面,

在考辨的基础上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对其诗歌在诸如边塞诗、人物描写诗、音乐诗及在七古和七律等方面的诸多贡献,亦作了实事求是、简明扼要的分析 and 评介,是她研究李颀的心血的结晶,多有创见,很有学术参考价值。

古籍整理是一个费时费力、细致耐心而又小心谨慎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错误。又古代文献浩如烟海,收集资料也属不易。为写此书,隋秀玲几经寒暑,克服了家庭生活和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跑遍了全国各大图书馆,查阅了目前全国所能见到的李颀集的各种版本,收集了有关李颀及其诗歌的大量研究资料,其辛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作者虽对此书下了大量的校勘工夫,仍可能有所疏误。此书虽力求全面占有资料,但由于作者视野、学识和条件的限制,仍可能有不少遗漏或不到的地方。这些都需要本书作者以虚心的态度,求教于各位学者和读者,给以批评和指正,以求本书更加完善充实。是为序。

葛景春

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2007年7月15日

前言

李颀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一位重要诗人,在两京词林,他赢得声名籍籍^①,以至“一时名辈,莫不重之”^②。其诗歌价值在同时代就得到肯定,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选诗最多的是王昌龄(16首),次为王维(15首)、常建(15首),李颀入选14首,位居第四。殷氏于李颀诗歌篇额品藻:“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秀,杂歌咸善,玄理最长。……故其论家,往往高于众作。”^③明高棅《唐诗品汇·总叙》列“盛唐之盛者”十人,李颀位居其中^④。然或由于李颀官位不显,或由于其存诗不多,后世对这位盛唐名家的诗集整理校注不够重视。今人万曼先生《唐集叙录·李颀诗》首次涉及李颀诗集版本,但万先生在不足五百字的文字中,仅罗列书目题跋资料,不涉诗集版本的辑校。刘宝和先生的《李颀集评注》,缺少诸版本的校勘。文本整理是研究诗人生平与诗歌艺术成就的基础,而版本校勘则是文本研究的前提。本书欲在前人辑录的基础上,梳理李颀诗集版本的流变,校注李颀诗集。

① 李颀《放歌行答从弟墨卿》诗云:“徒尔当年声籍籍,滥作词林两京客。”

②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7页。

③ 殷璠《河岳英灵集》,《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72页。

④ 《唐诗品汇·总叙》:“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李颀,新、旧《唐书》都未为其立传,唐文献中有关李颀的记载也极为简略。笔者多方钩稽史料,并参之古今治唐诗者对李颀的研究成果,仅知其一生大略。

李颀(约690~约752),郡望河北赵郡,长于河南府颍阳县(今河南省登封市颍阳镇)。青年时代曾漫游两京(约延至开元十二年),李颀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此时正值唐朝的鼎盛时期,宋钱易《南部新书》辛卷有云:“开元二十八年,天下无事,海内雄富,行者虽适万里,不持寸刃,不赍一钱。”物质的富裕和社会的安定促成了唐代士人的漫游之风,李颀也加入了漫游大军的行列。年轻的李颀热衷功名,并对未来充满信心,他漫游的首选之地是两京。李颀在两京攀结贵游,欲走仕途捷径;同时他凭借出众的文学才华,赢得了籍籍声名,并结识了王维、王昌龄、崔颢、綦毋潜等文学时辈。初涉世事的李颀,浪漫真诚,但生活却是这样回应了他:五陵少年如脱屣一样背弃了李颀,这对李颀有很大的打击,他翻然醒悟:男儿要立身,必须自强。于是他返回家乡颍阳,闭门苦读,坚持十年之久(约开元十三年至开元二十二年)。这十年的苦读,加上“小来好文”的积淀,为李颀诗歌内容的丰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古凡例》云:“李东川七言古诗,只读得《两汉书》烂熟,故信手挥洒,无一俗料俗韵。”此虽指李颀七古,实际上,李颀的每一体诗都有信手拈来的大量典故。经过十年的准备,开元二十三年,李颀进士及第。据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唐进士及第后,除参加制举或吏部科目选试可马上授官外,一般情况下,进士及第经吏部关试后,守选三年,即可参加吏部

的冬集铨选而授官^①。然李颀直到开元二十八年仍未被授官,在这五六年的等待中,李颀非常痛苦,开元二十四年春,他与王维、卢象在灞水作别,失望地离开了长安。开元二十七年左右,李颀去洛阳,滞留裴宽在洛阳东郊的东溪别业。开元二十八年,李颀又回到长安,时乔琳应举落第欲远游,李颀作诗送之。开元二十九年或稍前,李颀授新乡县尉,同年李颀又转至洛阳,时王昌龄赴江宁任,由长安经洛阳^②,洛阳诸公茶集送之,李颀即是“洛阳诸公”之一,并送王昌龄至白马寺(王昌龄有《东京府县诸公与綦毋潜李颀相送至白马寺》诗)。东京送王昌龄,能知名姓的有:李颀、綦毋潜、刘晏、岑参(岑参有《送王昌龄赴江宁》诗),再加上东京府县诸公,这当是一次颇具规模的聚会。又李颀、王昌龄、綦毋潜、刘晏皆文学名士,则东京聚会可以说又是一次文学聚会。李颀守选期间,也曾有一次江南之行,远游至江苏吴郡、浙江金华。约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三载前后,李颀官新乡尉。李颀很有政治才干,且勤勉于政事,《新乡县志》卷二九《循吏》传,李颀条载:“李颀……文章政事见称于时。”故殷璠称其为“伟才”。这期间李颀曾奉使到江淮,并乘使清淮之便船游历金陵。《全唐诗逸》录李颀《归至旧任酬袁赞府见赠》残句:“巴路千山秋水上,江村独树夕阳时。”赞府即县丞,诗题言“归至旧任”,李颀除新乡县尉外,不见任他职的记载,前人以官职称李颀也仅见“李新乡”之称。则此诗当为李颀于新乡尉任上,远去巴蜀,归来时作。盖李颀任新乡尉时尚有西南之行。大约天宝三载,李颀选官不调,归隐颍阳东川别业。李颀归隐后的约十年时间(天宝三载前后至天宝十一、十二载),他并不是就寂寞地困居在颍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期间,李颀虽也在隐居地躬耕,但他更多的时间仍是往来两京,与文学、仕宦之人交游,如张旭、刘晏、高适、房琯等,李颀皆有诗歌与他们往来唱和。天宝十载

①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第二章,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63页。

② 依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载《唐诗杂论》),王昌龄赴任在开元二十九年。

前后,李颀回到颍阳,从此再没有走出隐居地,一二年后,即老死在颍阳家中。

二

唐代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使士人思想极为自由和复杂。“对这一时代的知识阶层来说,坚持儒家立功扬名、经世治国之道,同时兼容佛、道已是普遍的状况。”^①

李颀“小来好文”(《放歌行答从弟墨卿》),自是“腹中贮书一万卷”(《送陈章甫》),事君荣亲的古圣先贤为他树立了榜样,所以,建功立业以扬名的意识从小就在李颀的头脑里扎下了根。再者,李颀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使时代具有昂扬开明的特色,而这样的时代氛围,自然培养了唐代士人们的自信心和乐观浪漫的精神。积极进取、济世立功成为一种必然,整个社会“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②。而政治的清明又使得士人们的自我意识急剧膨胀,他们把博取功名富贵视如探囊取物,“富贵吾自取”^③，“公侯皆我辈”^④。要求施展抱负,建立功名,抒写人生意气,成为诗人们大合唱的主旋律。李颀在《缓歌行》诗中就赤裸裸地表述了对功名利禄的狂热追求:

小来托身攀贵游,倾财破产无所忧。暮拟经过石渠署,
朝将出入铜龙楼。结交杜陵轻薄子,谓言可生复可死。
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屣。男儿立身须自强,
十年闭户颖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

① 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6页。

② 杨炯《出塞》。

③ 李白《郾中赠王大》。

④ 高适《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

二八蛾眉梳堕马，美酒清歌曲房下。文昌宫中赐锦衣，
长安陌上退朝归。五陵宾从莫敢视，三省官僚揖者稀。
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前任侠非。

李颀年少气盛，极为自信，憧憬自己供职三省，明主赐衣。李颀的理想虽不是“济苍生，安社稷”，但钟鸣鼎食，蛾眉堕马，曲房美酒，文昌锦衣，又何尝不是汲汲于功名的士子们成功的标志呢？古往今来又有哪一个士子不向往“出入彤庭佩金印，承恩赫赫如王侯”^①的荣耀呢？与李颀同时代的人又有哪一个不是渴望跻身王侯、一朝扬名呢？崔颢就自负地写道：“一朝天子赐颜色，世上悠悠君始知。”（《长安道》）高适更豪迈：“关塞鸿勋著，京华甲第全。”（《信安王幕府诗》）追求功名乃古代士人之常情，因为“惊蝉也解求高树，旅雁还应厌后行”^②，“称意人皆羨”^③。在这里，我们通过李颀世俗的表白，窥见的是他立志在仕途上建立不世功业的雄心和自信。

开元二十三年，李颀进士及第，后释褐为新乡县尉。李颀虽“未愜”于区区县尉，但他还是于任上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以“政事见称于时”。李颀“数年作吏”，“黑头”已成“白翁”，却久不得迁调；勤勉于政事，仍与自己的期望遥不可及，李颀有了“故山期”，他欲辞官归隐。但李颀又于心不甘，他认为，既然“幸逢圣明多招隐，高山大泽征求尽”^④，那么像他这样的贤良之才，更应该“趋丹墀”（《赠别高三十五》）。所以，李颀归隐后，他谓自己“在林端”为“失计”（《崔五宅送刘跛入京》），他质问于十一：“蓬蒿没身胡不仕？”在李颀看来，“黎羹被褐环堵中，岁晚将贻故人耻”（《答高三十五留别便呈于十一》），因此，他送别将“署右职”的刘

① 李颀《送王道士还山》。

② 岑参《秋夕读书幽实献兵部李侍郎》。

③ 岑参《送薛彦伟东都观省》。

④ 高适《留别郑三韦公兼洛下诸公》。

四时,计较的是自己被别人笑为“在农桑”(《送刘四》)。可以说,积极用世是李颀一生化不开的情结,不管李颀如何失意,但根深蒂固的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仍占据他的头脑。欲达不成,欲罢不能,李颀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这样,李颀人虽归隐,心却仍留意仕途。他“归鸿欲度”,积极寻求继续出仕的途径。所以,李颀归隐后,仍频繁地往来两京,交游仕宦之人,他在寻求仕进的机会,希望得到官场中人的援引,因为他明白“不逢高枝引,未得凌空上”^①。但谁又是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呢:“谁能事音律,焦尾蔡邕家?”(《题僧房双桐》)就现有资料,尚没发现李颀再仕的记录。李颀“无由谒天阶”^②,他的希望终成了泡影。

自己再仕不成,李颀便把对仕途的希望,转化为对友朋的叮咛、勉励。魏万入京,李颀提醒他“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成蹉跎”(《送魏万之京》)。相里造赴举,李颀以“春官含笑待”相勉,因为被送者是进京赴试,李颀竟一改送别之惆怅、惜寸景之基调,而急切地“瞻风候雨晴”,盼望其快速上路(见《送相里造入京》)。朋友授职赴任,李颀或以建政绩期许,或以升迁慰勉,他对马录事远赴永阳的赠言是“当闻佳政传”(《送马录事赴永阳》);对刘四处夏县的期许是“惠化”人民(《送刘四处夏县》)。李颀衡量地方官的标准就是能否勤于政事,创造佳政,造福一方,这也正是他何以能“政事见称于时”的原因。天宝八载,高适五十岁,调封丘尉,李颀唯恐慷慨有大志的高适不屑于区区一县尉,便以不久被召为劝:“小县情未惬,折腰君莫辞。吾观圣人意,不久召京师。”(《赠别高三十五》)李颀曾任县尉,为吏几年,尚“家屡空”,他深知县尉的低微,但李颀仍劝高适要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没有现在的委屈折腰,就不会有日后的升迁。李颀用心可谓良苦。天宝十一、十二载,李颀行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其时五叔入京参加吏部

① 岑参《石上藤》。

② 岑参《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

铨选,李颀亲送之,并期许他一定会入选拜官(《送五叔入京兼寄綦毋三》)。可以说,李颀终其一生,都没能忘怀仕途。

李颀的隐居之所,地近嵩山,正如蒋星煜云:“嵩山对于那些身居山林之中,心存魏阙之下的隐士最合适不过了,朝廷恩命一下,立可轻裘以趋。”^①颍阳乃李颀家乡,李颀虽无刻意隐嵩山之嫌,但近水楼台,也不排除“终南捷径”的功利因素。

李颀早年,锐意进取,热衷功名,得中进士后却仕途不畅,数年为吏不得升迁,这对有“业就功成见明主”(《缓歌行》)之志的李颀来说,是痛苦的。而宗教所要解决的正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苦恼和矛盾。政治的失意,使李颀从宗教一途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

李颀及第前,在颍阳闭户十年,罢官后,又隐居于此。颍阳地近嵩山,李邕《嵩岳寺碑》载,嵩山,北魏以来称盛,唐高祖毁寺,而特保存嵩岳寺,武后特往行幸立宫,故亦唐代之名山也。李颀本就有“我心爱流水”(《无尽上人东林禅居》)的生活情趣,一生大半天时间又生活在名山古刹附近,济世的理想受挫后,随缘自适的佛家思想自然就成了李颀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李颀“时谒山僧门”,(《无尽上人东林禅居》),而“僧房来往久”(《长寿寺絜公院新斲井》)的结果使他对寺院景物和禅师的生活环境非常熟悉。李颀以其敏锐的艺术观察力,圆熟的艺术技巧,创作了多首优游寺院、与禅师交往、表现佛家思想内容的诗歌。如《光上座廊下众山无韵》、《无尽上人东林禅居》、《题神力师院》、《絜公院各赋一物得初荷》、《题僧房双桐》、《照公院双橙》、《爱敬寺古藤歌》、《觉公院施鸟石台》、《宿莹公禅房闻梵》、《题璿公山池》、《宿香山寺石楼》、《圣善寺送裴迪入京》、《长寿寺絜公院新斲井》等。李颀在涉及佛理的诗中,往往寓禅机于山水景物之中,如写絜公院的初荷,是“从来不著水,清净本因心”(《絜公院各赋一物得初荷》)。

^① 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71页。

观其院中的新甃井是“境界因心净，泉源见底寒”（《长寿寺粲公院新甃井》）。游璿公山池，则是“片石孤峰窥色相，清池皓月照禅心”（《题璿公山池》）。足见其禅学修养之高深，佛家思想之深厚。

李颀又是一位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人。《唐才子传·李颀传》称其：“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期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①殷璠说他的诗“玄理最长”。李颀的道家思想和行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唐代崇奉道教，在君主礼遇道徒，举国崇道的世风下，李颀也深受影响，对道教偏爱有加。早在漫游两京时，李颀就结识著名隐士卢鸿一。开元二十三年，道士张果被召至东都洛阳，李颀亲往拜谒。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多年为吏，升迁无望，不得不归隐故乡后，李颀自视缺然，更欲高举远引。李颀信奉道教，固然有个人兴趣和社会熏染的因素，但重要的还是由于仕途不畅，而又“欲济无轻舟”（《题綦毋校书别业》）的痛苦，使其产生一种“逃避意识”，不得不去道门寻求超越现实的精神慰藉。神仙道教的精神法力，有时候也真的让李颀这位仕途失意者超然物外。“始知物外情，簪绂如刍狗”（《裴尹东溪别业》）。归隐颍阳后，李颀以先贤为师，清歌一曲，孤帆一片，寄情山水，寓意草木。他“于中有足乐，所欲全吾真。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渔夫歌》）。正因为李颀有“一身轻寸禄，万物任虚舟”（《赠别张兵曹》）的放达，所以，他才能欣赏朋友“维将道可乐，不念身无官”（《崔五宅送刘跛入京》），才能对热情干谒的綦毋潜说“此行傥不遂，归食芦洲鱼”（《送綦毋三谒房给事》），才能以“逃隐于海上”的鲁连为“达人”（《行路难》）。但从李颀诗中又看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他在神往道士仙可容颜不老的同时，对他们俗可富贵显达更羡慕不已。所以，退隐也好，崇道也罢，李颀是始终无法忘怀仕途的。可以说，李颀是在痛苦与无奈中，愈来愈深入道门，以至有炼丹服药的实践。李颀诗中多处提到丹药之事，如焦炼师

①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6页。

“得道凡百岁，烧丹惟一身”（《寄焦炼师》），王道士“心穷伏火阳精丹”（《送王道士还山》），卢道士所居之室是“空坛静白日，神鼎飞丹砂”（《题卢道士房》）。有唐一代，不仅道士炼丹，而且上自皇帝，下及文人士大夫，都对服饵养生怀有浓厚的兴趣。太宗因服药，大臣死而不得临丧。高宗晚年也热衷丹药。玄宗更以崇道闻名，晚年犹追求长生之法，《旧唐书·礼仪志四》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玄宗朝宰相萧嵩，“性好服饵，及罢相，于林园植药，合炼自适”^①。炼丹已不必在深山幽谷中进行，自家园林乃至庭院中都可成为炼丹之所。由于统治阶级的尊崇和支持，唐朝求仙学道之风蔚然，服饵金丹成为鲜明的时代风尚。李颀在与道士交往，欣赏他们炼丹时，也“稽首问仙要”，亲与实践，并且李颀的服药养生也还有了一定的效果，王维《赠李颀》诗云：

闻君饵丹砂，甚有好颜色。不知从今去，几时生羽翼？
王母翳华芝，望尔昆仑侧。文螭从赤豹，万里方一息。
悲哉世上人，甘此臞羸食。

三

李颀现存诗歌虽不多，但却题材丰富，各体皆备，且每体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正如许学夷所赞：“李颀五言古平韵者多杂用律体，仄韵者亦多忌鹤膝。七言古在达夫之亚，亦是唐人正宗。五七

^① 《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